

上海湖南篆刻家作品联展

篆刻家作品联展

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、湖南省书法家协会、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,上海浦东篆刻创作研究会、岳麓印社、海上印社主办的“上海·湖南篆刻家作品联展”,11月25日移师上海海上印社艺术中心。联展汇集两地72位书法篆刻家的144件书法、篆刻作品,为两地印人搭建了互相交流的平台,将推动沪湘两地文化艺术的交流,促进两地书法篆刻艺术的繁荣发展。



韩天衡
且饮墨濡一升



高式熊
道之以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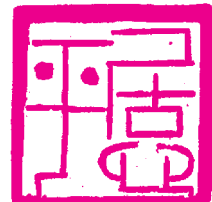
吴颐人
大年不歇,明法为安



董衍方
福寿康宁



刘一闻
哈尼族



徐正廉
居心平



孙慰祖
天下为公



徐庆华
肖像(佛)



张进华
康宁常得遇丰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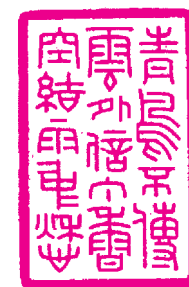
蔡进华
执事敬



李昊
咀嚼童年



温尔刚
知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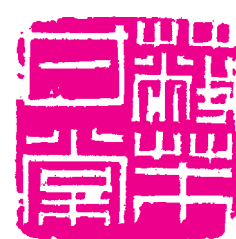
丁俊
青鸟不传云外信
丁香空结雨中愁



沈张灯
俯首江左有梅郎



季溢
不忘初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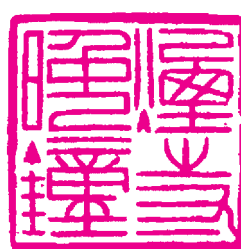
陈才
葳蕤甘棠



敖普安
燕山逸客



胡立伟
三湘四水



谭石光
烟寺晚钟



罗光磊
政通人和



陈勇
美人如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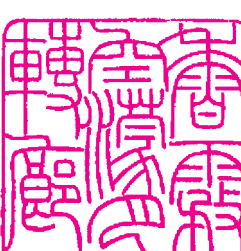
张建明
归来三径重扫



李砺
文脉与国脉相连



卢志春
日有一钱唯丹青



王勇
香雾空濛月转席



吴贤军
学然后知不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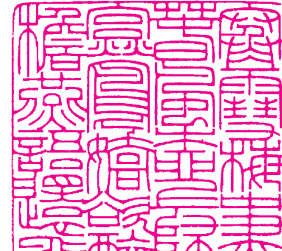
朱江
自耕心田



江敏
红军不怕远征难
万水千山只等闲



李莹波
是诸法空相



萧智芳
寒雪梅中尽
春风柳上归
宫莺娇欲醉
檐燕语还飞

特殊岁月且蹉跎

在“文化革命”的十年中,凡是涉及“封资修”的传统行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,有的甚至惨遭灭顶之灾。作为特别具有古老传统的笔墨业,本来定然在劫难逃。然而,它的遭遇却似乎有些特别,铺天盖地的大字报、满街整墙的大标语,这可是没法用“三笔(铅笔、钢笔、圆珠笔)”来写的,于是毛笔、墨汁反成了紧俏的热销品,有时甚至供不应求。每次“最新最高指示”发表,保证笔墨供应更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任务。也有人无调侃地说“文化革命写大字报,培养了一批书法家”。因此在那个年月,笔庄也处于一个畸形的发展中。普通的中低档笔生产量很大,对质量也不十分严苛,反正涂涂画画,写坏了再买,根本就不予计较;而几乎所有的书画家都打成了牛鬼蛇神,不敢、也没心情去写字作画,高档笔少人甚至无人问津。在笔厂里,不安分的人忙着造反、批斗、夺权,技艺高超的师傅默默埋头赶任务做笔。原先挂在店门口和店堂里的一些清末民初时李瑞清、曹熙等名人的牌匾,被有心人早早地卸下,搬到工场,翻过来当作工作案板。那长长宽宽的木板被“废物利用”了一下,终于没被当作“四旧”劈掉、砸掉、烧掉。正因如此,周虎臣、杨振华笔庄,虽然改以“上海笔店”名号生产经营,但生产没停顿,企业没有衰落,更主要的是制笔工匠、技术人员未曾散失。正应了一句名言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”。周虎臣火种尚存、薪火未灭,待到风起云生,自然又星火复燃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在毛主席、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下,我国在国际外交上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,在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,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紧接着也来华访问,并与我国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,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。因为日本人也喜爱书道,因而在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外交活动中,上海笔墨业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。1972年,上海笔厂接受上级下达的特殊任务,精制了20套毛笔作为国礼赠送给来

海上造笔者：周虎臣(七)

改革开放 重振虎威

访的田中角荣,同年,在中日书法交流会上,上海笔店展示了他们新创制的“北狼毫大对笔”,日本书法家试用后连声称赞,誉其为“狼毫笔之魁”。后来此笔就起名为“笔魁”,在日本十分畅销。在“文革”后期,上海笔店逐渐恢复了一些高档笔的生产,为国家赚取外汇作出不小的贡献,也在万马齐喑的局势下,为自己辟出了一条传统技艺生存的道路。

雨霁天晴喜逢春

暴风雨过后雨霁天晴,传统笔墨业重又迎来艳阳春,进入“第二个黄金期”。1978年上海笔店恢复传统名称,改为“上海老周虎臣笔厂”;传统的回归,文化的复兴,使传统笔墨不仅得到恢复和重视,文化书画市场更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。尤其是那些劫后余生的著名书画家,虽已入至耄耋之年,但重展卷轴,再施笔墨,其创作热情犹如油田喷井,纵情迸发。他们急切希望笔厂墨庄为他们提供称手的笔、舒心的墨。憋屈已久的制笔工匠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心境,那些技艺高超的制笔高手虽都已岁过半百,年近花甲,为了满足书画家们的需求,他们不辞辛劳,经常加班加点。那段时间,老周虎臣笔厂与那些书画家,真像一家人那样,走得特别勤、特别亲。经常请书画家到工厂、店堂参观指导,还时常请他们试笔试墨,对产品质量作鉴定。至今在该厂的文档资料中还保留着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、上海中国画院以及沈迈士、宋日昌、赵朴初、李天马、唐云、任政、邵洛羊、胡文遂、程十发、郁文华、高式熊、林学夫、富华、张桂铭、石汀、邱陶峰、周慧珏、陈

应华、钱茂生、王伟平、张森等诸多书画名家的书面鉴定、评赞书函以及题辞。因而,那段时间,该厂制笔技能和产品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,其生产的狼毫书画先后获得“上海市优质产品奖”“出口优质产品奖”,以及轻工业部、商业部、国家旅游局颁发的旅游产品“天马奖”。大中小兰竹笔、豹狼毫提笔、屏笔、联笔、鹿狼毫小对笔、小精工等笔荣获“国家优质产品奖”。

也在这段时间里,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,更涌现了一股“出国热”“探亲热”,传统笔墨意外地成为“宠儿”。因为出国探亲访友者和归国探亲侨胞,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、体现民族亲情、高雅脱俗的传统笔墨作为首选的礼品、纪念品,竞相购买;甚至出现早晨等开门争购的现象,一些热门的高档产品竟还在友谊商店以兑换券购买。周虎臣还多次为华国锋、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提供高档毛笔制品作为国礼。更长期在出口创汇、中外文化交流中,为国家经济繁荣、民族振兴做出不小的贡献。

不过在改革开放,出现全民经商大潮的时候,全国各地瞬间制笔作坊遍地开花,也使周虎臣面临一定的困惑和挑战。不过制作毛笔看来容易,几个水盆、几个人,几撮毛用线一扎,塞进竹杆就成笔样,然而,虽看来相差无几的毛笔,其质量优劣、性能高下却有天壤之别。周虎臣因保留着以“带店的体制,充分发挥前店后场的优势,突出拥有自制能力、继承发扬传统制作工艺和特色优质服务,形成了独有的核心竞争力,在风浪中傲然前进。

体制改革探新路

进入市场经济新时期,书画艺术及笔墨自身深厚的文化内涵,使其鉴赏收藏、投资增值的潜在价值凸现,成为新的亮点。上海笔墨业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,改革开放为其增添了新的活力,展现新的生机。自1996到2008年,十多年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,摸着石头过河,一直在探寻一条有利于企业发展的道路。

笔墨传统企业,毕竟与大工厂、大商业公司不同,是商海中的一叶小舟,需要有停泊的码头、输油加料的港口。周虎臣的上级公司美丽华集团,当年曾是上海市优秀企业,在企业公司化、组建集团时,曾对笔厂墨厂采取与上挂靠,纳入集团同冠一名的方式,成立美丽华笔墨有限公司,以求多元化、集约化的规模效应。当然与此同时,在集团旗帜下,也没有轻易地丢弃老字号金字招牌,依然保留着周虎臣笔厂这个传统的建制。

当跨入21世纪的时候,谁都没有想到,周虎臣的命运遇到重大挑战: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,全球经济遭遇寒潮,外贸出口急转直下,订单没有了;国内市场也产生急剧动荡,批发零售逐步萎缩;流动资金趋于枯竭,拖欠原辅料货款,拖欠职工工资,拖欠银行还贷,再加上内部体制机制上的种种问题,企业濒临亏损。周虎臣,壮虎成了病猫。更为窘迫的是,在2004年国企改革时,上级决定美丽华集团实行“国退民进”,整建制转让,由浙江民企接盘。笔墨传统企业何去何从,老字号能否继续生存,前景莫测。

此时,黄浦区政府做出一个重要决定:美丽华集团可以转让,但两个历史最长的中华老字号——周虎臣、曹素功要剥离出来,直接归入新世界集团管理。于是新世界集团将曹素功、周虎臣合并,成立了上海新世界笔墨公司。

诚然,对于这两个老字号的前景,当时内部也有不同观点:一种认为,进入电脑时代,笔墨是夕阳产业,早晚要淘汰,应顺应市场经济的规律而行。另一种认为,现在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,笔墨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必备工具,永远不会消亡,目前笔墨公司的困境是企业体制机制的问题,这些问题一旦解决,必能重振老字号的雄风。在集思广益之后,新世界集团领导果断决策,面对亏损,与其输血补贴,不如彻底改制,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机制问题。集团领导说:对整个集团来说,笔墨企业无论资产还是产出的利润都是微不足道的,纳入集团能够把它的风险减到最小。保住一个传统企业比赢得几十万、上百万的利润更加重要。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责任。更明确提出:要研究,怎么发扬好老字号品牌,要从品牌战略上把它激活。要把传统品牌和现代工艺结合起来。要推进品牌、质量、效益,就一定要引进人才。

2005年,集团确立了振兴发展曹素功、周虎臣的品牌战略,还明确了具体的操作思路:先托管,再改制。这个操作思路,被以后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。2006年通过托管,笔墨公司恢复了生产经营。2007年通过改制,剥离了老企业的资产负债,解决了企业的冗员。同年组建了新的混合所有制制笔墨公司,新公司直接以“周虎臣曹素功”命名,全新的公司,全新的机制,全新的活力,队伍精简了,效率提高了,产量翻番,销售倍增。改革初期,笔墨公司销售只有350万元。如今已经突破2000万元。周虎臣由此凤凰涅槃浴火重生,走上了振兴发展的康庄大道。这自然在文房四宝行业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全国文房四宝的同行们惊呼:上海的那只“老虎”醒啦!